

六月桅子·著

苍之灵

Cangzhiling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六月桅子·著

苍之灵

Cangzhiling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之灵/六月栀子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6.5

ISBN 7-5354-3277-8

I. 苍…

II. 六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4484 号

责任编辑:康志刚 高毫林

责任校对:陈 琪 黄黎丽

书籍装帧:锦绣·视觉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:18.75 插页:1

版次: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70 千字 印数:1—20000 册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7 87679310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第一部・月姫



第一章·前缘

阳春三月，正是橐棉花开的时节。苍灵之山如覆白雪，枝叶相连的橐棉树上全是迎风怒放的洁白的橐棉花。微风拂过，花叶如雨，在翠鸟轻啼的林间悠扬婉转地飘落。地上堆积着落花碎叶，淡淡的花香在山间氤氲弥散着。

苍灵之山是苍之族的圣山。这里就是传说中，天帝之女月姬化瓠之地，除了王族，没有王命，任何人不得上山。在幽深秀美的苍灵之山下，匍匐着千万月姬的信奉者和感激者，他们即是苍之族的臣民。在女王苍旻的统治下，苍之族的臣民们过着简朴安宁的生活。

战事突起，就在橐棉花开满山冈的时候。世代交好的邻族——龙之族竟在一夜之间将血雨腥风撒满苍之族的天空。龙之族是一个强大尚武的族类，在大王龙祗的统治下，龙之族征服了邻近的好几个弱小族类。如今，他们沾血的利刃指向了一向与世无争并且毫无防备的苍之族。

“找到你的妹妹了吗？”面临灭族之祸，女王苍旻仍是一脸的波澜不惊。但惟有自己的心灵知晓，她是多么的焦虑和忧伤。

“纤婵三天前去了灵月壁许愿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”大女儿素月秀美的脸上都是不安和慌乱，“母亲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族民挡不了几个时辰的。”

“换上侍女的衣服，去苍灵山找到纤婵，带上她去巫之族向昊天求援。”

“母亲，你呢？”

“我是女王，不可以离开自己的臣民和领地！”苍旻望向自己的女儿，她那从未经历过灾祸与疾痛的心灵是否能够承载这样重大的使命？十八岁的她那样年轻，年轻得让人无法信任她的坚强和意志。“我的孩子，守住那个秘密。守住它就等于守住了苍之族血脉存续的最后一线希望！”

龙之族王子龙旌率领的大军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，很轻易便攻陷了苍之族脆弱的防线。这一切并未出人意料，苍之族是一个内省而平和的族类，他们从不扩张，从不征讨；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分随意地生活着。多少年来，大王龙祗虽然将周边弱小的族类征服殆尽，却从未想过要将战火烧到苍之族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。直到那个预言的出现……

龙旌一边思索着那个不祥的预言，一边昂首阔步地走进宫人已四散逃尽的灵月宫。他是一个身材高大、异常美丽的男子：微长的黑发拢在耳后，浓黑的眉、清俊的眼、挺直的鼻梁、线条分明的唇，长年的征战使他的皮肤过于黝黑，却更增添了浑身上下透出的强悍、迫人的气势。

龙旌的身后紧跟着大王的贴身侍卫赤龙渊和白龙翼。赤龙渊满脸虬髯、身材魁伟，是一员不可多得的猛将，也是龙祗身边的第一谋臣，在赤、黄、青、白四大龙族侍卫中位居首席。白龙翼像是个玉树临风的白面书生，擅使长枪，是一员罕言讷语的勇将。

灵月宫是一派肃杀的寂静，只有月琴的声音铮铮划破。那是国破族亡的女王苍旻在诉说心中再也无法驱散的哀痛。龙昀静静地站在她的身后，只是耐心地等待着。

悠扬的月琴收住了最后一个音符，女王缓缓地站了起来，沉稳地走到王座前，像每一次接受朝觐那样，庄严地盘膝而坐。

“龙之族强悍的铁骑踏碎了苍灵之山的宁谧和安详，难道就是为了覆灭一个毫无抵御之力的族类吗？”女王的声音那样从容淡定，竟无一丝的愤怒和绝望，仿佛她只是这世事纷争的一个局外人。

龙昀向眼前不可冒犯的王者深深地鞠了一躬：“尊敬的女王，你知道，龙之族无意用战火替代和平，更无意用鲜血亵渎圣山。这样做也只是为了那个不祥的预言。交出那个不祥之人，龙之族的军队即刻便离开苍灵之山，女王和你的臣民将永享世代的和平。”

“是吗？仅仅是为了一个传说中的预言，你们便挥舞起屠刀，让血流成河、生灵涂炭！我是苍之族的女王，我不相信那个莫须有传说，更无法将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人交给你们！”

龙昀不禁皱了皱眉头，叹息道：“既然你执迷不悟，我只好将你请到龙之族宏伟的宫殿里做客了。好在离献祭之日还有足足两年的时间，我们会将她找出来的！”

“你们可以杀死一个王者，却不能倾覆其神器。我，女王苍旻，绝对不会成为任何族类的臣奴！”

苍旻的话让龙昀心里一惊，箭步上前，一把扶住已经缓缓倒下的女王，厉声喝问：“你服了什么？解药在哪里？”

女王的双眼逼视着龙昀：“你们污秽的双足践踏了神灵洁净的土地；你们凶残的双手玷污了神灵安详的眼睛，你们必将遭到神灵的诅咒！”她说出了最后的诅咒，慢慢合上了眼睛。

龙昀紧盯着眼前已经了无生气的躯体，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一阵若有若无的叹息在耳边响起，仿佛来自远古的时代，穿越过千万年的混沌。那声音轻轻地，却又那样忧伤而哀怨地在空寂的宫殿里，在花落满天的苍灵之山里，在整个苍之族流血的天空里低徊辗转着。那就是神祇愤怒的诅咒吗？

良久，龙昀才回过神来，沉声吩咐道：“将女王苍旻以王之礼厚葬于苍灵山下。”

士兵搜遍了整个灵月宫，除了几个地位卑微的侍女，却是一无所获。龙昀不禁又皱起了眉头，难道苍旻的话不假，世上根本没有他要找的那个人，这一切不过是个虚幻的传说，而这些年的杀伐征讨竟然都是为了一个传说！

一直跟随在龙昀身边的赤龙渊看出了他的心事，上前劝解道：“殿下不必为苍旻女王的话烦心。大王的消息断然不会有误，预言所示的一切都与远古的神话相符，我们要找的人定然就在苍灵山下。现在的问题只是，我们并不知道她的模样和年纪。”

“那也没关系。她既然是神的投身转世，自然在言谈举止上与常人是大大不相同的。好在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甄别。”白龙翼也随声附和着。

龙昫若有所思地点头道：“听说苍旻还有两个女儿，都没有找到吗？”

“士兵们已经搜遍了整个王宫，想来一定是苍旻事先将她们送走了。”白龙翼答道。

“她们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人？”

两名侍卫面面相觑，赤龙渊答道：“消息上说，女王苍旻是三个月前才将那人接到灵月宫的，所以臣下一直未往那个方向去想。况且她的两个女儿都还年幼，大女儿素月今年刚满十八，次女纤婵才十六岁。不过臣等将竭力找到此二女，不辱王命！”

龙昫点点头，按出征前龙祗的意思，将赤龙渊留在苍之族寻找那个他们必须找到的人，并吩咐白龙翼准备班师。

灵月宫依山就势，筑在苍灵山下。此时的苍灵山皓白一片，樗棉花的清香阵阵袭来。龙昫不禁心念一动，吩咐属下整装登山。

赤龙渊大惊，急忙阻止道：“殿下，苍灵山乃苍之族的圣山，除了王族，没有王命，任何人都不得上山！”

“莫非我龙昫不是王族之人吗？”龙昫向来桀骜，此时他心意已决，霸气十足地跨上坐骑扬鞭而去。赤龙渊和白龙翼只得点了几名随从急忙跟上。

灵月壁是苍灵山腰的一峰奇石。石形如笋，石壁光滑如玉，经年累月从不曾有草木苔藓附着于上。远古的神话里，月姬就是在这里化瓊镇山的。每年六月，苍之族的王者都会特许臣民上山祈福三天，这便是灵月节，也是传说中的献祭之日。灵月壁不远处有一处竹舍，那是王族成员登山休憩的地方。

“有好一阵子没听到公主的琴声了。”眉伊有些不安地透过窗口向外望去，“不如我们过去看看？”

“公主最喜欢日暮的时候在山崖边弹琴。这个时候去打扰她，她会生气的。”眉雅摇摇头，“我们还是再等一会儿吧。”

“我还是不放心。公主就算生气，也不过是两三天不与我们说话而已。我悄悄过去看看，她不会知道的。”眉伊说着，向山崖走去。

女王苍旻的小女儿纤婵是个温婉沉静的女子，每隔旬月，便会以许愿、祈福为名上山小住数日，身边只带两个贴身的侍女。好在灵月山是普通人的禁地，山上也没有骇人的野兽可以伤人。所以，苍旻总是由着女儿的性子，心里也觉得女儿家能安静地随时守己不是坏事。大女儿素月则不同，她更像母亲苍旻，心气极高，拥有足够的智慧和霸气，更拥有成为王者的决心和毅力。最让苍旻欣慰的是，两个女儿手足情重。她常常在想，自己身后，必将由素月继承王位，而素月必将会加倍呵护与世无争的好妹妹的。

此时眉雅正在整理着房间里的事物，却见眉伊风一般地跑了回来，一边跑嘴里一边还喊着什么。眉伊渐渐近了，眉雅这才听清楚——公主不见了！

没有疼痛的感觉，只是眼前一片漆黑。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？纤婵在黑暗中摸索着，想到母亲和姐姐会为自己的早逝多么伤心，不禁叹了口气。黑暗中有谁在应和自

己，也微微地叹了口气。纤婵心中一惊，忽觉四周渐渐地明亮了起来，自己竟然是在一个空空如也的山洞中。洞的四壁异常光滑干净，没有一棵草木苔藓，地上亦然，清洁得似乎连一粒尘埃都没有。她不觉又想，自己为了摘一朵花从山崖上跌下来，现在定然已经到了地府。

“这就是地府吗？地君在哪里？托他告诉我的母亲和姐姐，好好珍重，我再见不到她们了。”说到这里，不禁有些淡淡的伤感萦怀，一颗眼泪从她的眼中滴落下来。

“这里不是地府，你没有死。”一个年轻男子空灵的声音不知从哪里传来。

“我没死？你是谁？”纤婵惊喜交加地问道。

“你往前走，让我看看你。”

纤婵站起身，向前走去，所谓前方却只是一堵光滑的石壁而已。她在石壁前站定，茫然四顾，却不见说话之人。“你在哪里？你出来呀！”她有些不安地唤道。

眼前的石壁泛起一片淡淡的光芒，一个人影在石壁里跃跃欲出。纤婵大惊，紧盯着石壁里的人影。那是一个白衣黑发的少女，细看之下，竟然就是自己的模样。纤婵狐疑地伸出手去，石壁中的少女也向自己伸过手来，指尖触及的却仍是冰凉坚硬的石壁。

“生生世世，即使你早已将我遗忘，即使你托身的人形千变万化，我却仍然记得你。”声音充满了那样深浓的哀伤，仿佛积蓄了累世的痴痴怨怨，始终不得开解，

“可我现在，竟然没有办法将你认出！这，是你吗？这不是你！不是献祭之日，你不该出现在这里！”声音越来越苍凉，越来越悲痛，然后便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。

纤婵惊惶地注视着石壁中的少女，石壁中的少女也惊惶地注视着她。良久，她才收敛住情绪，怯怯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是谁将你幽禁于此？”

“我是逆命而行的，是遭天谴的，是渡不到彼岸的，是那个注定要永世守候的。”声音变得从容淡定起来，“既然你不是她，就让我把你送出去，去到你该去的地方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纤婵话未出口，四周突然又是一片漆黑。她感觉自己的身体被什么轻轻托起，像是一双手，一双那样熟悉的温热的手。在经过了千万年的混沌之后，那似曾相识的感觉仍能让柔软的心房疼痛不已。逐渐，她的思绪变成了一片空白……

再醒来的时候，纤婵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柔软清芬的樗棉树零落的花叶上。她站起身，竭力想记起发生了什么，却只记得自己从山崖上跌下的情景。有什么已经被自己遗忘了吗？她茫然若失地望向深不见底的崖谷。

一阵清越的马蹄声将她惊醒，回头望去，却见一个骑着黑色神驹的男子仿佛从天而降，穿过樗棉花树，迎着春天明媚的落阳，款款而至。他在一远处立马站定，深邃的黑眸直落在她的脸上，清幽的风拂起他微长的黑发，阳光为他黝黑的皮肤镀上了一层薄薄的金色。他竟然像是降临人间的天神，却并非不食人间烟火。他的美是尘世里的绝美，足以震慑任何一个少女温软的心灵。

纤婵有些茫然无措地低下了头，在她十六年的青春华容里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男子。他生意盎然的眼神点燃了她心中蒙昧的欲念。

“你是谁？怎么会在山上？”

马蹄轻响，他已然驭马行至身前。他的问话却是出乎她的意料，原本这应该是他对她的问话。于是，她大胆抬头，迎向他灼人的目光：“没有王命，你怎敢擅自上山？”她原本想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严厉些，一出口，却变成了满腹的担忧。他竟从未听过如此娇柔、悦耳的声音，不觉微微笑了起来。

“大胆！见了王子殿下还不下跪！”

有人厉声喝道。纤婵循声望去，竟是一个满脸虬髯、凶神恶煞之人也骑马而至。他的身后还有一群人，个个身披铠甲，战袍上似乎还有点血渍。纤婵心中有些惊骇，逃是不可能的，身后就是万丈悬崖。只是，眼前这个所谓的王子又是哪里的王子？莫非自己跌入悬崖竟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度？可这明明是苍灵之山，山上还有开得那样热闹的橐棉花。

正当她疑虑间，那个被称作王子的人又开口说话了：“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他的声音清越温软，并不像其他人那般凶恶。

“大胆恶徒！擅闯圣山，找死吗？”一声娇喝，两个白衣女子已经提剑飞身而至，挡在了纤婵的身前。其中一人低声说道：“公主受惊了！”

虬髯之人也催马上前，护住年轻男子，惊问道：“公主？你是女王苍旻的女儿？是素月公主，还是纤婵公主？”

“这当然是我们的纤婵公主！你们擅闯禁地已是死罪，又对公主无理，是想株连九族吗？”眉伊厉声道，但见眼前众人都非善类，语锋一转又说道，“你们要识趣就赶快让开。我们公主最是心善，待她安全返回灵月宫，或许可以在女王面前替你们讲情，饶你们不死！”

“你就是纤婵公主？”年轻男子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纤婵的脸庞，他向护在自己身前的虬髯男子吩咐道：“赤龙将军，把这些下人都带开，不过别伤了她们，我要和公主单独谈谈。”

此时站在纤婵面前的正是龙之族的王子龙昀。赤龙渊领了命，向白龙翼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护住王子，自己催马上前。赤龙渊很快便将只是通晓一点剑术皮毛的眉伊和眉雅制服了。一行人退到了橐棉树林中，只留下龙昀和纤婵。

在龙昀喊出赤龙渊将军之时，纤婵便知道眼前之人是谁了，心反倒平复了下来。她是个知天顺命的人，知道从此以后，自己的命运已经不再为自己掌握了。

“预言传出以后，母亲便知道你们迟早会来，只是没想到那么快。”她的声音透着忧伤，“那么，我的母亲和姐姐呢？”

“我们也在找你的姐姐。”他的声音依旧是温和的，像是相识多年的老友。他眼见她仰着头，清澈纯净的眼睛那样冷冷地逼视着自己。他的心告诉他，他不希望这双眼睛的主人怨恨自己，只是……他在心底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淡淡地说道：“你的母亲，尊敬的苍之族女王苍旻已经魂归天界了。”

他看见她原本平静如水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片惊涛骇浪。“你杀了她！你杀死了我的母亲！”她几乎是在尖叫，浑身都在颤抖，双手提起衣裙便要向山下奔去。

龙跌突然催马上前，弯下腰，一手执辔，另一手揽起她的腰，很轻易就把她扶到了自己的马上。纤婵没想到他竟会对自己如此无礼。她忙乱地挣扎着，竟然触到了他腰间的佩刀。没有任何思量，她抽刀出鞘，举刀便向他的胸口刺去。

龙跌虽然身经百战，但此时，他一手紧紧抱住不断挣扎的女子的腰，以免她跌落马下；一手又要控制住负重且受惊的马。所以，在毫无防备之下，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纤婵将利刃送进自己的胸膛。

她显然是被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，呆呆地看着插在他胸口上的匕首和开始涌出的鲜血，竟是一动也不能动了。

龙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伤口，松开抱住她的手，拔出了刀子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他看着脸色苍白、浑身颤抖的她，问道：“你真的想杀死我？从今以后，你再不是什么公主了，你是我的贴身女侍，你会有很多机会可以杀我！”纤婵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流血的伤口，像是根本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，竟然晕了过去。

龙跌不觉失笑，急忙扶住失去知觉的姑娘，还刀入鞘，催马返回林中。所幸的是，他的伤口并不深，倒是要感谢自己坚硬厚实的铠甲，以及出手之人在慌乱之中根本没有用上的气力。

第二章·相 寻

她悠悠醒转过来，竟是在灵月宫自己的房间里。究竟发生了何事，为何外屋一片喧嚣，还有人在大声呵斥着什么。她站起身慢慢走了出去。

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子正坐在她心爱的月琴边，一边极不耐烦地让侍女为他包扎伤口，一边则对一个跪倒在地浑身颤抖的人大发雷霆，威胁要将他拖出去砍了。旁边还站着一个满脸虬髯的壮汉和一个书生模样的男子。纤婵记起来了，那正在发怒的男子正是龙眈，那个杀了她的母亲，逼走她姐姐的残暴的凶手。她跌跌撞撞地冲了过去，嘴里悲愤地叫道：“还我母亲命来！”

龙眈大吃一惊，转过身却见一女子披头散发挥舞着双手，拼命般地直奔过来。他不假思索地抓住她的左手，顺势将她拉倒在自己的怀中。她挣扎着，尚未被控制的右手“啪”地落在了他的脸上，指甲顿时在面颊上留下了几道血痕。他将她双手制服，凶狠地喝道：“你可是疯了么！”

“你这个暴君！魔鬼！杀人凶手！”她奋力挣扎着、叫喊着，一张俏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都是泪水和仇恨的火花。

他皱着眉头看着她，突然大笑起来：“还有呢？你只会骂这些吗？”

这一笑倒把她给笑蒙了，她怔了怔，像是耗尽了所有的气力，不再挣扎，只别过脸去伤心地哭了起来，哭得那样肝肠寸断。

龙眈怔怔地望着她，真的无所适从了。他挥挥手示意赤龙渊等人退下，然后用自己最大的耐心等待这个伤痛欲绝的女子终于哭完。可女人的眼泪就像是缠绵的雨季，纤婵竟是不管不顾直哭了下去。龙眈终于忍耐不住了，向正在啼哭的女子威胁道：“你要再哭下去，我就赐那两个侍女三尺白绫。”

这一招果然管用，纤婵立即收住了眼泪，恨恨地看着他，突然抓起几案上刺伤他的匕首向自己的胸膛刺去。龙眈大惊，急忙抓住她的手，道：“你要死了，这灵月宫里所有的人都别想活！”

“你究竟想要怎样！”纤婵悲切绝望地问道。

看着她这副模样，他的心突然有一种陌生的感觉升腾起来。是心疼吗？不会的。他是个冷酷的男子，自母亲死后，他便没再掉过一滴眼泪。

从十五岁起，龙眈便跟着父亲征战沙场，十年的血雨腥风铸就了他铁一般刚毅的性格。父亲是他的英雄，是他时时刻刻都在效仿和膜拜的偶像。父亲娶了母亲，千般恩爱，却不顾母亲苦苦的哀求，无情地杀灭了母亲全部的族人。龙眈至今还记得母亲将匕首刺进胸膛，鲜血把山冈上淡蓝的苏兰花染成一片艳红。那一年，他八岁。

“眈儿，你想成为旷世英主吗？你想一统八荒四野吗？那就看好自己的心，别把他给了任何人。你要做一个无情之人，方能成就万世不堕的功业。”这是父亲时时对他说起的话。他要自己像父亲那样，做一个无情的人，一个暴戾、嗜血的君主。可是

今日，在落英缤纷的苍灵山上，在花香袭人的樗棉树下，那个插着淡蓝色苏兰花的少女那样忧伤地凝视着万丈悬崖，如漆的黑发悠闲地垂泻着，只用银白的丝带束起一绺。她看起来那样不食人间烟火，那样温软柔美，竟似可以化去人世一切的戾气和欲望。然后，她望向他，如水的眼眸从容淡定，不落一粒世俗的尘埃。他的心在那一刻被什么狠狠地击中了。他知道，这便是自己今生想要的女人。尘世里有了她，妄谈无情便显得可笑了。只是，他竟是她宿命的仇敌。家仇族恨，如今这个女子的眼中写满了对他的仇恨。他不禁叹了口气。可是，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他想要又无法得到的。他要把她留在自己身边，他要看着她眼中的仇恨逐渐变成爱恨交织，最终化为一腔绵绵的爱意。

终于，他心软地说道：“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你的母亲，是苍旻女王自己选择了以身殉国。当然，对于你母亲的死，我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但你须得明白，这是战争，在战争中，人情总是大不过无情的生存法则的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杀戮和流血倒成了理所当然了！”她是那样悲愤。

他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，握起她拿着匕首的手，让锋利的刃尖对准了自己的胸膛，坦然地说道：“果真恨我到置之死地而后快了么？那就再给我一刀，用我的鲜血祭你母亲的亡灵！”

她被吓住了，想要抽出自己的手，却被他有力地握在手心。从小到大，她甚至没有捏死过一只蚂蚁。刺伤龙旻也是在急火上涌、心智迷乱的情况之下做下的。如今，你要她再举刀伤人，纵是有海样深的仇恨，她那颗柔软、纯善的心却是万万办不到了。

她茫然地望着他，讷讷地说道：“我，我不是已经杀过你了么？你还要我怎样？”

龙旻一怔，继而那样好看地笑起来，霸道地说道：“我不允许你恨我！”

她秀眉微蹙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。照龙旻的说法，母亲是自戕，并非死于他的利刃之下。可无论如何，母亲的死都是他一手造成的，你要她如何不恨他？

见她一脸的迷惘与忧伤，他不禁心念一动，凑上前去，便要吻她娇软的面颊。她回过神来，急忙躲过，左手无意识地一扬，便又是一巴掌要落在他的脸上。龙旻这下眼明手快，紧紧捉住她的手腕，生气地说道：“我还以为你是个温柔似水的女子，想不到如此泼辣！”

他如此蛮不讲理，她不禁气极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突然发现，与自己纠缠了这样一阵的男子仍然赤裸着上身，不禁羞怯地垂下了眼帘。龙旻扬了扬好看的眉头，将她放开，抓起早已预备在一旁的衣服穿了起来。素白的便装衬着他因为失血而显得苍白的脸庞，倒使他更加俊朗了。他的眼睛似笑非笑地望着她，仿佛在嘲笑她的柔软和脆弱。

“我已经交代了赤白两名侍卫绝不说出你的身份。忘掉你是王女，忘掉你的名字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名字就叫苏兰。”他的声音永远那样不容置疑。至于为什么叫她苏兰，他后来说，那是因为见到她的那天，她的黑发上别着一朵淡蓝的苏兰花。

夜那样黑，灵月宫的灯烛依旧那样璀璨，却已然物是人非。龙朕选择住在她的卧房里，而原来的主人却只能作为贴身侍女在他的帐外侍寝。

有奴婢端来了热茶，她接过，却惊讶地发现，送茶之人竟是眉伊。眉伊做了个禁声的手势，指了指茶杯，又指了指正在屋里勤心翻阅苍之族典籍的龙朕。纤婵心中一惊，她明白了眉伊的意思，手中的茶竟险些泼了出去。

她将茶杯轻轻放到了他的手边，却有些心惊胆战的感觉。她告诉自己，他是她的仇敌，是她注定要亲手杀死的人，她绝不可以心慈，绝不可以手软。夜风习习而来，灯影在他俊朗的脸庞上跳动，眉眼间竟是一段镇定安详的雍容。他是一个天生的王者，她在心里这样说着。

忽然，他抬起头来望向她，问道：“你可曾听说过那个不祥的预言？”见她点头，他好看地皱起了眉头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从书上记载的远古神话来看，预言倒像是言之凿凿。只是经过这么些年的征战，为何一直找不到预言所指的那个人？”

“仅仅是为了一个莫须有的预言，你们便让这世界刀兵四起，让天下生灵涂炭吗？”她愤愤地说道。

他眉头一展，笑了起来：“你不相信那个预言？其实我也不信。只不过我相信那放出谣言的人一定祸心暗藏，就是要搅得天下大乱。”

“你果真不信么？”几天的形影相随，纤婵发现，龙朕虽然性情急躁，行为处事十分专横霸道，却是个心怀坦荡、光明磊落的男子。此时，她不禁凄然道：“放出谣言的人，除了你的父亲还会有谁！”

他略略一怔道：“伟大的龙祇要杀灭一个族类是不需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的！记住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允许你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！”说着，他将手伸向了茶杯。

“太热了，凉凉再喝吧。”她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。他抬头望向她，深邃的眼睛里有她读不懂的情绪。她躲开了他的目光，伸手端起茶杯淡淡地说道：“茶中有毒。”

“哦。”他竟似一点都不意外，“为什么不让我喝下去。”他期待她的答案。

“我要杀你，会用一种比较磊落的方式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有些失望的样子，然后笑了起来，笑得那样风轻云淡，笑得那样透彻清晰。她不明白，他为何与自己见过的任何男子都不一样。却不承想，自己十余年的岁月里其实并不曾见识过几个世间男子。

“你果真那么想杀我吗？”龙朕从腰间取下佩刀，就是她用来刺伤他的那柄。他捉住她的手，将佩刀放到她的手中，几乎是很郑重地说道：“你要杀我就用它。我不允许你用别的。我要死，也要死在你的手下，它的刃上。记住，这是我们俩的约定！”

她望着他深黑的眼睛，有些不明就里，手却握紧了手中的利刃。她知道，总有一天，她会用它结束他的性命，然后就是自己。

苍灵山已是落英缤纷，馥郁的花香充溢在寂静的灵月宫每一个角落。天空新月如钩，白衣素服的女子坐在曲折的回廊深处，纤指拨动琴弦，如泣似诉的琴声从指间缓

缓流淌而出。

龙昶远远地聆听着，眉头深锁。

“禀王子，赤龙将军求见。”有士卒前来禀报。

“让他进来！”龙昶转身进屋。琴声哀婉，让他的心不胜烦乱。他知道自己抚慰不了那颗受伤的心灵。他有些气结，自己为何要去抚慰她？她是王女，却是一个已经灭族亡家的王女，说到底，她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。作为堂堂的龙族王子，有什么女子可以让他欲求而不得呢？他突然有些恼怒地将眼前的物件统统推落地上，拳头狠狠地砸在几案上。

“王子殿下！”赤龙渊进得屋来，疑惑地看着满地狼藉。

“赤龙将军一路辛苦！”龙昶恢复了平静，起身将赤龙渊扶起，“事情可都安排妥了？”

“属下探知素月公主买下了名剑楼第一剑客沈肖，一路护送西去巫之族。在苍族境内如大肆搜捕王女，恐引起族民敌意。所以，属下已将一批金银珠宝送至碧落崖。那碧落崖与名剑楼素来势不两立，相信一定能为我龙族扫除后顾之忧。”

“扫除后顾之忧？”龙昶皱起了眉头。

“属下已令碧落崖对素月及其扈从格杀勿论！”

“我有让你这么做吗？”龙昶森冷的声音陡然响起，“我要你找到素月公主，并将她安全带回天娒城！”

“这……”赤龙渊迟疑着，出征前大王有令，苍族如胆敢向巫族求援，一律杀无赦。如今，王子却要他罔顾大王之令，让他好生为难。“王子……”

龙昶挥手将他打断，疾步推门出屋。夜月深深，雕栏曲处素弦声断，白衣女子已不见踪影，一旁侍立的使女已被人打晕在地。

“公主被人劫走了！”赤龙渊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莫非，她就是传说之人？

“来人！备马！”龙昶已是咆哮起来，见白龙翼带着一队侍从匆匆赶来，却也不责备，只是大声吩咐道，“赤龙将军，素月公主不能有任何差池，你要向你的属下交代妥了。大军休整已毕，白龙将军即日便可率大军班师。我们在榆蓝山会合，我要把纤婵公主找回来！”

龙昶点了四名亲随，翻身上马，便要离去。赤龙渊急忙拉住缰绳，焦急地劝道：

“寻找公主之事，属下可代劳。王子不必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子……”

“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，赤龙将军果真要拦我么？”龙昶森然道，眼睛里射出无人能挡的决心。

“属下不敢！”赤龙渊说罢，心有不甘地放开了缰绳，眼睁睁看着他竟然在森严的宫殿中纵马而去。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看着龙昶离去的背影，白龙翼忧心地问道。

“照王子说的去办。”赤龙渊长叹一声，拂袖而去。

夜色深浓，二十余骑奔马的疾蹄踏碎了如水凉夜。

“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大王日思夜想的事竟让咱们哥俩如此轻易就办妥了！”领头的一人粗壮的嗓门压制不住激动地说道。

“停！”一人突然举起右手，收缰立马，喝止了马队，“雷，你不觉得这事轻易得有些蹊跷吗？如此重要的人物，龙族为之不惜血流成河，怎会无人守卫，让我们如此轻易劫掠到手？”说话之人是个瘦骨清相的男子，五官干净利落，嗓音清亮低缓。说话间他已翻身下马，顺手将搭在马背上的黑色口袋拎将下来。

“风兄弟说得极是！我们把这丫头拷问拷问，定能知道真假。”嗓门粗壮之人此时也下得马来，是个五短身材的莽汉。

解开布袋，年轻女子纤丽的脸露了出来，却是受了惊吓，早已昏迷过去。风从怀中取出一小瓶，凑到她的鼻息之间。秀眉紧锁，她痛苦地呻吟着，缓缓睁开了迷蒙的双眼。

“丫头！告诉大爷，你是谁？”雷一手抓起纤婵的衣襟，凶恶地问道。

她望着眼前凶神恶煞的汉子，已是花容失色，满脸惊恐，竟不知如何作答。

风微微皱了皱眉：“雷，她只是个不经世事的小姑娘。你走开，我来问！”

雷气咻咻地松开手，听话地走到了风的身后。

“姑娘，休要害怕。我这兄弟是个莽汉，却不是凶恶之徒。”风在纤婵身前蹲下，帮她挣脱布袋的束缚，将她扶到一块石头上坐下，这才温言问道，“姑娘为何身处灵月宫中？”

“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便从未离开过灵月宫和苍灵山。”轻软的嗓音响起，却仍带着惊恐的颤抖。

“从未离开过灵月宫？”风皱起了眉头，“敢问姑娘芳名？”

纤婵犹豫了一下，想自己已然亡国破家，再没有什么可让人觊觎的了，便坦然地答道：“我便是苍旻女王的女儿，苍族的公主纤婵！”

“公主！你是公主！”风失声惊叫起来。

纤婵取出印鉴，淡淡地说道：“如若不信，二位可验看验看。”

风急忙拉过雷，俯身便拜，“属下无知冒犯，请公主恕罪！”

纤婵惨然一笑，起身道：“家破国亡，我还是什么公主！二位将我劫了来，不知何故？”

风迟疑道：“公主可曾听说过传说之人？”

“你们将我当作她了？”她淡淡地说道，“可惜我不是，这世上只恐没有那么一个人供你们寻觅。那不过是个荒唐的传说。”略一沉思，她问道：“听二位的口音，并不是苍族之人。想要得到传说之人的，只怕也不是泛泛之辈。”

“我们是昊天的侍卫。你既然不是我们要的人，风兄弟，我们走！”雷大声说道。

“雷，你怎可对公主如此无礼！”风沉声喝道，转身软语对纤婵道，“苍族已然不是久留之地。公主，属下愿护送公主前去巫之族。大王昊天宽厚仁慈，一定会为公主一雪家仇国恨！”

纤婵摇头道：“所谓报仇雪恨，只会让天下生灵涂炭、饿殍千里。我要留在苍灵山，这里是我的家园，这里葬着我的母亲！”一行清泪从她的眼中潸然落下。

“将军，有一队人马向这边追了过来。看样子，是龙族的追兵。”有士卒前来禀报。

“雷，我们兵分两路。你带一队人，只管往前奔，将追兵引开。我带公主暂避一下。公主，请随属下这边走！”风不由分说，拉起纤婵的手，跳进道边一人多高的荒草丛中，几名士卒也随他掩藏起来。雷急忙招呼手下众人纵马向前狂奔而去。

骏马长嘶，龙映和白龙翼带着几名亲随已追至眼前。收缰立马，龙映皱眉细细查看地上纷乱的人迹。

“殿下，他们就在前方，为何停下？”一名侍卫疑惑地问道。

“他们在这里停过。”龙映沉吟道，拔出腰间的长剑，挑起地上曾经束缚过纤婵的布袋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，“他们应该知道，她不是他们要找的人。”

“劫持公主的人一定是昊天的手下。我们还要不要追？”侍卫小心地问道。

“谁也不能将她带走！”龙映惘然地望向空旷的四野，扬鞭纵马疾驰而去。

他的话字字入耳，纤婵有些迷惑地凝视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，心竟在隐隐抽痛。他在找她，原本她是那样微不足道，他可以任由她被人掳走，不在意她的生死。而他，为何要如此急切地将她寻觅？他应该是她此生此世刻骨铭心的仇人。就算她能够摒弃仇恨，那也应该在苍灵山上清心寡欲地终老此生。

第三章·名剑楼

天色将暮，一支盐商模样的马队来到了小镇最大的客栈。

“公主，可还有何吩咐？”风必恭必敬地站在纤婵的身后。

默默地凝视着窗外茂盛的樗棉树，她长长地叹了口气：“你真要把我带到巫之族？”

“属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主。当今天下，只有伟大的昊天可以与强盛的龙族抗衡，恢复公主至高无上的王位。只要你振臂一呼，苍族百姓定会在你的召唤下，与敌人决战到底的。”

“王位？”纤婵叹道，“我的母亲，仁慈的苍旻女王已经为这个虚无缥缈的称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我知道，她绝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为了它再让天下刀兵四起，让黎民苍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”

“公主！你的心中难道没有仇恨吗？且不说亡国丧家之痛，想想至今生死未卜的素月公主！”

“我的心中不应有仇恨。”她有些惘然，像是在自语，“母亲说过，我和姐姐不同。姐姐可以剑拔弩张，成为不可一世的王者；而我，应该是平淡冲和的，世事纷扰与我无尤。惟有这样，我与姐姐才能永远相亲相爱。”

“想不到公主竟是如此薄情之人！”风暗自思忖，尽管找不到传说之人，但能将苍族公主带到巫族，也算是奇功一件。将来对阵龙族，为苍族蒙难的公主讨还公道，便是出师最好的名头。况且，纤婵年轻貌美，性情温柔和顺，若能得到她的垂青，也未尝不是件美事。想到这里，风不禁殷勤地说道：“属下能够体谅公主不愿颠沛流离、背井离乡的心境。只是眼下龙族大军未退，为公主安全计，还请公主屈就，容属下护送公主至巫族。待龙旻收兵，属下再……”

“你退下吧！我累了，想早些歇息。”那个不期而遇的名字让她的心一惊。

“是，属下告退！”风皱了皱眉，心有不甘地退了出来。

已经三天了，却没有纤婵的一丝消息。那日龙旻夜里追着雷直至天明，才发现上当，再回身寻人，哪里还有她的踪迹。他不住地埋怨自己，竟会犯如此低劣的错误。自己竟然会因为没有她的消息而烦乱不已？龙旻不断告诉自己，如此尽心地寻找一位苍族公主，无非是因为她的身份对稳定苍族非常有利。此时的龙旻正在四名亲随的簇拥下心不在焉地向客栈大门走去。

“多谢了，我可以自己上马。”

一个温软清脆的声音敲击着龙旻的耳鼓，他的心不禁狂跳了起来，疾步跨出客栈大门。清晨的阳光温和地洒在光滑的青石板上，沉寂了一夜的街市此时已是人声鼎沸，一个清瘦的男子正打算把自己心心念念的姑娘扶到马背上，龙旻不禁怒火中烧，